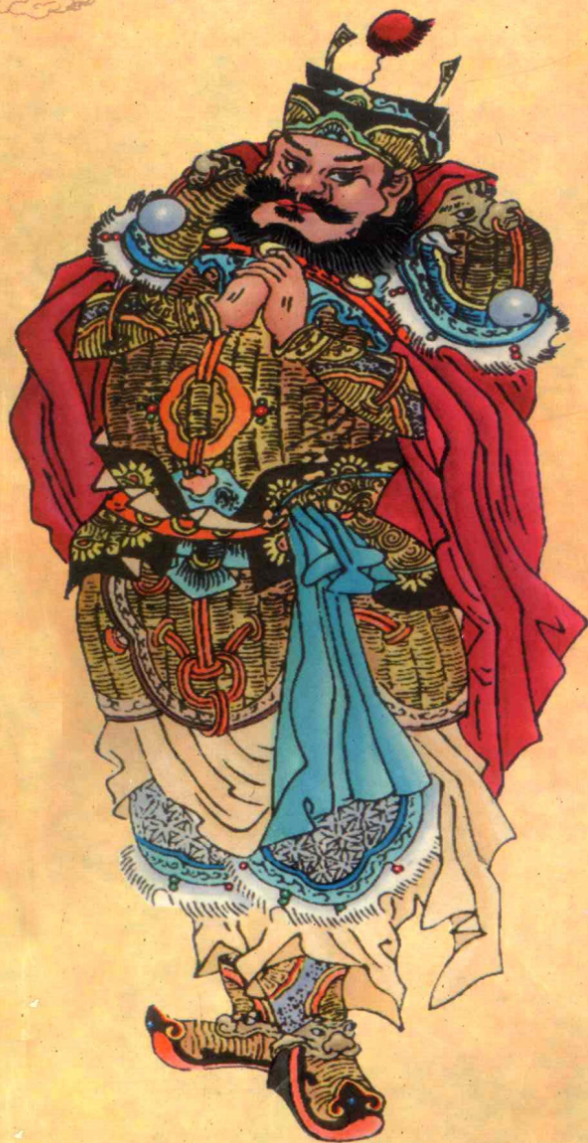


海天一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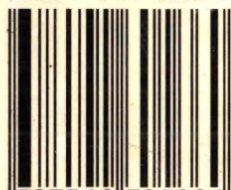


封面设计: 石 路

责任编辑: 吴铭森



ISBN 7-5407-0566-3



9 787540 705664

ISBN 7-5407-0566-3 / I · 120

定价: 29.80元

海天一霸

漓江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武侠大师上官云飞先生的一部长篇力作。

十四年前，当世武林高手桑云从不幸突遭奸人所害遗留下巨大财富和绝世宝剑“星月剑”及“星月剑”剑谱。

“星月剑”的唯一继承人桑云从的儿子桑羽青，虽然武功盖世，但是却无从知道财富？“星月剑”及剑谱之下落。于是邪恶的目光和贪婪的黑手及卑鄙小人向桑羽青袭来，引出了一系列恩恩怨怨、惊心动魄的故事，一场武林浩劫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腥风血雨弥漫江湖……

此书写尽了江湖风云百态，魔影纵横，剑气茫茫，恩分难了，主人公桑羽青潇洒风流倜傥与那些风华绝代，艳容倾国的丽人留下缠绵的爱情。欲知详情，请细读此书。

第十章 奇侠显神功

这突然拥出的七八人，把桑羽青团团围住，好似打群架一般。

桑羽青禁不住笑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哈……怎么？是孩子们打架么？”

那为首之人好似壮了胆，他冷笑着说道：“姓桑的，我们不难为你，只要你把身上的宝剑留下，绝不伤你分毫！”

桑羽青实在怒气难忍，冷笑道：“你们真是胆大包天，自己也不量量自己有多高，真个叫人气笑不得！”

那人不顾桑羽青的讪笑，又道：“我们来的人还不止这些，你如果聪明，还是把宝剑留下来的好！”

桑羽青忍着怒气，说道：“凭你们这点能耐，居然还能看出我这口宝剑的好处，真是叫我诧异！你们之中，有谁能说出这玉剑的名字？”

那一群人面面相看，谁也说不出来，桑羽青气得连连摇头道：“咳！你们这些混的人，真是越来越差了，自己连东西南北都不知道，硬要跑来送死！”

那为首之人，咳嗽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咳！这……你别管我们的事，快把宝剑留下！”

桑羽青目射寒光，嚷声道：“难道你们就找不出一个像样的人物来索剑么？”

那中年汉子不答应桑羽青的话，回头对众人道：“兄弟们，

这小子不知好歹，咱们还是动手吧！”

听了他的话，桑羽青气得剑眉飞扬，啐道：“呸！凭你们还谈动手？真个笑死我也……”

桑羽青的话还未说完，那壮汉一声令下：“兄弟们上！”

立时“忽啦”一声，七八条大汉一齐向桑羽青拥了过来，一时拳脚齐下。

但是当他们招式心出之时，却发现桑羽青已然不知去向，慌忙往回收招。

有些人收招不及，居然打上了自己人，摔倒地雪地中，一片怪叫。

这种情形看在了桑羽青的眼中，真个气得要吐血，同时也毫无意思与他们纠缠，历声道：“你们若是再不知死活，我可不留情了！”

那一各人虽然武功不高，但是勇气可嘉，他们大声的叫喊首，再度向桑羽青冲了过来，好似拼命一般！

桑羽青心头火起，一声怒喝，只见他如同一条鬼影般，在人群之中几个盘旋，便听得一片“啊唷！”之声，那八个人七横八竖，全躺在了雪地上。

原来他们都中了桑羽青的穴道，一个个动弹不得，口中不住的呻吟。

看到这种情形，桑羽青也懒得再理他们，说道：“暂时饶过你们！”

他心中惦记着小猴儿及钱木儿，所以匆匆向前赶去，准备随时再来询问他们。

桑羽青展开了身形，如同一只怪鸟一般，几个起落，已是数十丈外，快得连风也赶不上他。

他很快的扑到了那间禅房，见室内燃着灯光，心中很是诧异，入房之后，室中竟无一人，小猴儿及钱木儿均无踪影。

桑羽青满腹迟疑，出得房来，细细的察看，只见雪地之中，一片凌乱的足印，好似有人在此动过手。

可是当他循着足印仔细察看时，竟不知消失于何方，除了门口这一块地方外，附近数十丈内，竟连一个足印也无。

这时桑羽青不禁深深的迷惑了，由于小猴儿的马也失踪了，使他想不出道理来。

桑羽青思索了一下，忖道：“我还是把那几个蠢货问一问，此事必然与他们有些关系。”

桑羽青想着，极快的奔向了后院，到达之时，不禁又令他大吃一惊！

原来那七横八竖躺着的八个人，竟然一个也不见了，桑羽青很是懊恼，忖道：“我应该早些问他们才对！”

这时毫无线索可查，桑羽青不禁乱了方寸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他很快的把这一带查看一遍，仍然找不着一个人影。

无奈之下，桑羽青只好回房而去，当他走到门外之时，不禁又吃了一惊。

原来一个老婆婆的影子，映在了窗纸上，桑羽青心中一凛，忖道：“这是什么人，怎会在此出现？”

才想到这里，便听一个苍老的声音传了进来，说道：“桑羽青，你进来！”

桑羽青心中更是诧异，他来不及思索，已经推门而入。

大坑之上，坐着一个白发的老婆婆，她年纪也在七十开外了，但是精神极好，童颜鹤发，丝毫不见苍老。

她穿着一件深黑色的长衣，双目炯炯有神。

桑羽青问道：“老婆婆，你是什么人？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”

老婆婆一笑道：“我叫罗英。”

桑羽青却想不出什么厉害的人物叫罗英，当时拱了拱手道：“老婆婆有何见教？”

罗英道：“我知道你此去是寻东凡和尚，我也知道你桑门十五年的惨变，是为着你这柄“青光剑和星月剑谱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桑羽青早已大惊失色，厉声道：“你……你是什么人？你怎么知道得这么多？”

罗英嘴角含着微笑，看来像是一个慈祥的老婆婆，她指着一张凳子道：“孩子你坐下来，我自会告诉你。”

桑羽青惊疑参半的坐下来，罗英接着说道：“由于你身受之惨，你立志复仇，原是理所当然的事，我亦不该来阻止你，不过有些特别的原因，我不得不劝你放弃……”

桑羽青被他引起旧创，悲愤异常，摇头道：“老婆婆，我复仇之志，比铁石还坚，任何人也抵挡不住！”

罗英微微一怔，说道：“你们这些年青人，只知道复仇，对于当时的情形，你能了解多少呢？”

桑羽青怒道：“他以出家之人，杀我满门，窥取家传至宝，可怜我先父还以他为救星，谁知……”

桑羽青说到这里，由于悲愤过度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，但是并没有流下来，他停止说话，胸头不住的起伏着。

罗英的目光，一直盯在桑羽青的脸上，不自禁的流露出一种关爱之情。

她叹息着道：“唉！你这孩子，竟与你爹爹一样的脾气！”

桑羽青一惊，问道：“你……你是什么人？”

罗英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认识你父母，不但认识，还是很亲近的朋友。

桑羽青一阵心酸，强忍住泪，说道：“你既然是先父母的朋友，就应该鼓励我复仇才对！”

英罗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我应该如此，可是你有多大的功夫！你知道东凡和尚有多大的功夫？”

桑羽青悍然摇头道：“我不管！”

罗英接道：“你爹爹年青时锋芒太露，扬名天下，他的一身武功也真是够得上一流，桑门剑法，饮誉江湖，一柄宝剑上有三十几年的纯功夫，可还不是东凡和尚的对手，你又有多大能耐？你有多少年的功夫？十五年！十五年的功夫，居然敢找东凡和尚复仇，孩子，简直是妄想！”

她说到后来，好似非常激愤，脸涨得红红的。

桑羽青霍然起立叫道：“我不管，我一定要手刃东凡和尚……”

罗英立刻沉默下来，桑羽青道：“你莫非是东凡和尚派来的说客？可是他害怕了？”

罗英的脸上有一阵痛苦之情，可是她极力的掩饰着，使人很是难解。

她又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唉！可惜我……我现在不能帮助你……”

桑羽青打断了她的话，叫道：“我不要人帮助！我不认识你！你少管这件事，不然你就是我的死敌……”

他再度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双手紧紧的握住，看来很是可怕。

罗英伤心的说道：“你自然是不认识我的……孩子，你有这番志气，我是很高兴，我想你亡故的父母也会为你高兴，可是他们知道你冒险复仇，恐怕也会焦急……你……你实在太冒险了！”

桑羽青渐渐冷静下来，愕然的望着这个老婆婆，他心中诧异万分，弄不清这个老婆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为何如此关爱自己？

罗英又问题：“你这十五年可是一直都在苦练武功么？”

桑羽青点了点头，又道：“你是向何人学艺的？”

由于石尘子传艺之时，曾经再三告诫桑羽青，无论何时何地，都不准把他的名字说出来，所以桑羽青摇了摇头，说道：

“家师的名字姓名，恕我难以奉告。”

罗英好似很着急，又显得有些的不悦，她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唉，你这孩子……不能怪你，不能怪你！”

桑羽青心中万分诧异，弄不清这个老婆婆是干什么的，默然的望着她。

罗英也正在望着他，半晌，她才说道：“你这孩子的骨格和相貌、天赋都是奇佳，若是传你武艺的人真是高人，或许你可以胜得过东凡和尚，否则……”他说着连连的摇头，叹息不已。

桑羽青实在忍不住一步跨到了她的面前，说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？把东凡和尚说得那么厉害？”

罗英缓缓的站起了身子，说道：“到时候我自然会来告诉你，现在我要走了！”

桑羽青拦在了她的身前，说道：“你不能走！你不说明身份，我不能让你走！”

罗英笑道：“怎么？你这孩子难道要向我这个老婆婆动手不成？”

桑羽青不禁愕然而立，对于这个奇怪的老婆，他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。

罗英一脸的慈爱之情，桑羽青仿佛由她的双眼之中，看出了一片极深的挚情，心中好不诧异。她温和的说道：“我知道现在劝你没有用，不过你自己要时时想着，桑家只有你这一条后苗，你爹娘都是刚强的人物，我可不愿意看见桑家从此绝了后。”

由她的口气听来，她必然与桑云从夫妇有着极深厚的情谊，所以才如此的劝阻桑羽青。

桑羽青沉痛的说道：“除非我父母能由地下活过来，否则我宁可碎尸万段，也要取东凡和尚的命！”

罗英慈祥的笑了起来，说道：“我知道桑家的孩子，都是有志气的！太有志气了，以至于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她目中充满了泪，很快的转过了头，由桑羽青身旁走过。

桑羽青惊诧的跟了上去，罗英已然转回了头，说道：“过些时我会再来看你，你一切要小心。”

桑羽青茫然的点着头，罗英又接着说道：“这个钱木儿，是江湖百年来少见的奇人，他不但得了东凡和尚的全部真传，并且另有遇合，你与他在一起，可千万要小心。”

他谆谆的嘱咐着，就如同桑羽青的亲人一般，使桑羽青惊诧得说不出话来。

罗英说完了话，默默的看了桑羽青一阵，低声说道：“我走了！”

只见她一连几个起落，已然消失在黑夜之中，比鬼还要快。

桑羽青追了下来，叫道：“老婆婆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可是他遍寻不得，罗英早已不知去向。

这一霎那，桑羽青心中，充满了惊奇、疑惑、悲伤……情绪很是复杂。

这突来突去的老婆婆，语焉不详的劝阻他复仇，但是由她的言谈举止和流露出的感情看来，又分明毫无恶意。

相反的，她还表现出一股真挚的情感，不禁使桑羽青深深的迷惑了！

他默默的想道：“照她的说法，似乎我绝不是东凡和尚的对手，复仇就等于送死！……她好似也看准了我不如钱木儿！”

但是罗英的话，丝毫没有使他气馁，这个不可一世的年青人，对于手刃仇人，有着绝大的信心！至于钱木儿，他更没有放在心上。

他默默的自语道：“老婆婆，你哪里知道我的武功造诣？十五年来，不分寒暑昼夜发奋苦练，如今才找到东凡和尚的线索，你怎能叫我放弃？”

桑羽青自语了一阵，便把此事放开，钱木儿及小猴儿一直不见踪影。

他不禁疑惑不定，忖道：“小猴儿绝不会不辞而别，以他那身功夫，若是被人掳去，也绝不可能，那么他会到什么地方去呢？……”

桑羽青思索了半天，唯一的可能，便是小猴儿有什么突然之事，暂时离开这里。

但是这种可能的情形也非常少，不过除此之外，桑羽青再也找不出更好的理由了。

钱木儿的下落也是一谜，但是他的马还在草厩里，同时他紧邀二人同行，绝不可能半途逸去。

桑羽青正在迷糊之际，突然一个念头闪电般掠入脑际，他忖道：“啊！他定是与白婵相晤去了！”

想到这里，桑羽青有一种莫明的愤怒，他绝心要把钱木儿找出来。

只见他身起如雁，掠上了大殿的房顶，仔细打量四下的地势。

这里虽是山岗之上，但是由于冬季，树叶早已落尽，所以没有什么隐秘之处。

桑羽青拢集了目光，四处巡视，突然他发现百十丈外，有一座破落的小草棚。

他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他们若是相晤，想必在那草棚之中！”

一念甫毕，身如清风般落了下来，再一晃动，已然掠出了院墙，既轻且快，如同是一片疾转出去的羽毛！

由于钱木儿及白婵都不是平常人物，所以桑羽青特别小心，他谨慎的掩饰着自己的行藏，提气轻身，在寒林之中穿越前进。

那大片的积雪之上，竟然找不出半个足印。

不用片刻工夫，桑羽青已然逼进了那座小草棚，两下还有三

十余丈时，桑羽青便放慢了速度。

果然！隐隐有谈话之声，由草棚之中传了出来。

桑羽青紧紧的咬着牙，暗道：“白婵！真想不到你居然是个内奸！”

他心中很是痛恨，并且感到极度的失望，因为这些日子来，他已经不知觉的爱上了白婵。

寒风阵阵的吹着，刮起了地上，树梢的浮雪，满空飞舞。

这是一个凄凉而寒冷的夜晚，桑羽青怀着一颗充满了愤怒和疑惑的心，轻快的在树群之中向前移动。

渐渐的，他已经接近了这座草棚，相隔只有七八丈远，他隐在了一块被冰雪所结的大石之后。

他那双明亮的眼睛，注视着草棚之中。

果然不错！就是钱木儿及白婵，他们竟然拥在一起！

但是他静静的站着，丝毫没有移动。

这时白婵推开了钱木儿，转过了身子，钱木儿上前一步，扶着白婵的肩头，低声说道：“婵妹，怎么了？”

听他如此亲匿的称呼，桑羽青更添了一层莫明的怒火，他咬着牙，忖道：“白婵呀！你骗得我好苦！”

白婵并未回答钱木儿的话，钱木儿用力把她的身子搬了过来，向怀中紧拥。

但是白婵又挣扎开了，钱木儿显得有些气恼，他问道：“婵妹，到底是什么事？你今天怎么不同了？”

桑羽青心中忖道：“哼，原来他们时常作这种事情！”

白婵轻微的摇着头，说道：“没什么！我只是心中烦得很！”

钱木儿冷笑道：“我知道！”

白婵霍然转过了身子问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？”

钱木儿笑道：“你一定觉得桑羽青不错……”

才说到这里，白婵打断了他的话，厉声道：“你胡说些什

么？”

钱木儿赶紧陪笑道：“我只是随便说着玩的，婵妹，你可别生气。

白婵的语气显得有些急促的说道：“我这次来，是奉命而来，各人有各人的任务，以后我们各作各的事，你别来找我！”

钱木儿笑道：“看看！你就是这个急躁脾气！我只不过说一句笑话，你就这么认真。”

白婵走开了两步，说道：“我不是为这个生气，只是桑羽青武功智力都超人一等，我好不容易骗得他相信了，如果我们时常见面，万一被他看出不对，岂不是前功尽弃？”

她的每一句话，都像一把刀一般，刺入了桑羽青心中，他想不到，这么一个美丽的女人，竟是虚伪诡诈之人。

钱木儿点头道：“这倒是的，不过我实在想你，要是不见面可不容易。

白婵这时才笑了笑说道：“你就当我还在兰州没出来就行了！”

桑羽青闻言忖道：“如此看来东凡和尚在兰州倒是不假了。”

钱木儿笑道：“那怎么成，我知道你就在我身旁，何况桑羽肝样样都强，如与他在一起……”

白婵眉头一皱，说道：“你又来了！”

钱木儿笑道：“实在是我太爱你了，我真怕你被人家抢了去。”

白婵笑道：“傻子，我只爱你……”

钱木儿顺势又把白婵拉入怀中，桑羽青实在不愿意再看下去，正要离去，突听钱木儿又道：“婵妹，这两天之内，你设法看看他那口宝剑。”

桑羽青不禁又停了下来，这时白婵再度推开了钱木儿说道：“这个恐怕不容易，桑羽青人怪得很。”

钱木儿接口道：“慢慢的来好了，我也相信他带着‘青光剑’，听师父说，十五年前他父亲自刎之后，将剑连鞘势掉，被人拾跑了！”

白婵道：“那可能就是他吧？”

钱木儿笑道：“他那时才五岁，懂得个屁，所以说不定‘青光剑’被人家拾去了。”

白婵道：“可是他这身功夫可够惊人的，杜清风和沈春山都被他杀死了。”

钱木儿略为沉吟，说道：“杜、沈二人的武功虽然不错，可是在我看来，也是很平常的，还有很多人可以胜过他们。”

白婵点点头，说道：“我也不信他可以胜过你，不过你不要大意，时时要小心着。”

钱木儿笑道：“你不用为了担心，倒是你自己要小心，不可令他生疑。”

白婵笑道：“不会的！他在我面前显得很傻，男人都是这个样子！……”

说着笑了起来，桑羽青感到一种极大的侮辱、恨不得跳出去把她劈死！

钱木儿道：“我们走吧！”

他们二人双双出了草棚，疾如狂风一般向西而去，很快的消失了，留下了呆痴的桑羽青，在北风酷寒之中扼腕痛心！

良久、良久，桑羽青才转过身子，缓缓的向回走去，他口中连声的自语道：“钱木儿、白婵、你们把我看得太傻了！”

这时他不禁深深的后悔，在他初认识白婵的时候，不该为她如此神迷，以至于把感情在不知不觉间付了出去。

他默默的咬着牙，忖道：“还好，我发现的早，白婵你如此捉弄我，我会要你付出代价的！”

回到房中以后，钱木儿仍然没有回来，小猴儿更是不见踪

影。

对于小猴儿的突然失踪，桑羽青真是百思莫解，又不知道往什么地方去找他。

桑羽青正在忧闷烦恼之际，见钱木儿推开门进来。

或许是由于室外太冷，也或许是由于他很兴奋，他的双颊红红的，双目闪烁出一片喜悦。

他一眼望见了桑羽青说道：“啊！桑兄，你回来了！”

桑羽青点点头，冷冷的说：“嗯，小猴儿到哪里去了？”

钱木儿道：“我熟睡之时被他叫醒，说是有要紧的事，因找不着你，要我代为转告。”

桑羽青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，但是知道问也问不出所以然来，干脆一言不发。

但长吁了一口气，躺在坑上，钱木儿问道：“桑兄，你半夜到什么地方去了，我找了好半天呢！”

桑羽青心中好笑，说道：“我去赴朋友的约会，我与他们多人在后院谈了半天心，难道你不知道么？”

钱木儿面上微红，说道：“啊——我不知道。”

他说着似乎还有些话要说，桑羽青翻了个身，说道：“时间不早，我可要睡了。”

钱木儿怔了一怔，挥掌把灯打灭，上坑睡下，他们二人各人一肚子的心事，一时之间，都无法入睡。

半晌，桑羽青突然问道：“钱兄，明日什么时候动身？”

钱木儿道：“本来我想一早就动身，可是候兄弟不知何时回来，所以我们午后再动身，正好也好好睡一下。”

提到小猴儿，桑羽青不禁又耽起心来，虽然小猴儿聪明绝顶，又有一身绝技，但是到底太年青了。

桑羽青正思时间，钱木儿突道：“桑兄，若是明日午后，猴兄弟还没回来呢？”

桑羽青思索一下，说道：“他不告而别，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，明日午后若是再无有他的消息，我们先走可以！”

天将四鼓之际，他们才先后睡去。

五鼓才过，桑羽青就醒了过来，由于心绪不宁，所以睡得很不安稳。

钱木儿睡得正沉，桑羽青套上了鞋，取了些冰水匆匆洗漱完毕，推门出来。

天光之下，才看清了这一带地势曲折，景致宜人。

整个的天地，被白雪掩覆一遍，树枝上和房檐上都挂着下垂的冰条，闪闪生辉。

天气寒冷得似乎要把人的呼吸冻结起来，桑羽青轻轻的搓着双手，向后院走来。

那两匹骏马安然在草厩之中，但是小猴儿仍然没有消息，昨夜那一群夜行人，和突来突去的老婆婆，就如同是一个怪梦，使人找不着一丝遗迹。

这一天来发生的事，把桑羽青弄得心神大乱，他怎么也想不透那一群夜行人的来意，更想不透罗英为何向自己说这些话。

桑羽青越过了院墙，在雪地之上，毫无目的的走着，思索着满腹的心事。

突然之间，他的目光接触到一件东西，当时很快的走了过去。

被寒气冻硬的雪地之上，有一节黄丝的丝穗儿，桑羽青觉得很眼熟。

桑羽青拾在了手中，仔细的思索，突然之间，他似有所悟，自语道：“这就难怪了！”

原来这丝穗儿乃是还俗后的凌幼枝所有，在那天夜晚，桑羽青曾见凌幼枝的衣襟上挂着好几条。

这时他大算略为宽心，暗忖：“我说谁有这么大魔力，能把